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二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九

范蜀公鎮傳

文正公司馬

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飭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多校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兩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去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續霓爲入聲以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

讀爲平聲也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舜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躰自非閔朝廷安危數至民利病皆關累言陳恭公爲相嬖妻張氏嘗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頌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躋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而人不知中外小大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伏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頌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官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章累上寢不報景

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柰何効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 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决哉又奏稱臣竊原上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頭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 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由愈乎乞 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 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茲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蒸言已入不可弭它日可弭乎九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九 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迂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 陛下既爲 仁宗後若復追尊濮王是二統也殆非所以報 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官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柰何遽列上耶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享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季士出知陳州 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更變 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 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詆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九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入更以爲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池在

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敬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暮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躄尤堅強嗚呼歟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日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叛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 執政欲尊 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傳跋

劉

安世

熙寧中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 神考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殿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待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適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朝路並行而比溫公密問曰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袖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

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又論
之曰與公爲心友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
迹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
可曰上新即位當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
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願可緩取語未竟
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温公自經寤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
待其說而縉紳間有傳其跡者往往偶語切議疑其太過未幾聞
中書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講議於省中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始變
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教誅剝之實
輔弼近臣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可奪州縣監司奉行微
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爲不可及
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
非而澤譬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
官以至禁從其學行聲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聞
其風采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學以致太平及參
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猶以爲不然衆莫不怵之已而考其事業
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於視聽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
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獻可有焉温公既辨樞密之
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
得温公之傳余所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
温公之傳後明獻可之先見亦成於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
相論難之語不欲相者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不有知者子嘗從
學於温公親聞其說觀賢者之正論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
蜀公之傳後以詔樂善之君子云

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薨公著字晦叔世本河東人自從祖蒙正相 太宗因家於開封父夷簡相 仁宗謚曰文靖公著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它日必至公輔任爲奉禮郎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累遷殿中丞詔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就判吏部南曹 仁宗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賜五品服嘉祐中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數言濮安懿王在殯請燕比使無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溫成廟爲祠殿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誥三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壽星觀建 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 真宗有三御殿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治平元年爲諫議大夫特修慶靈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內京東西淮南飢修宮非急務宜罷以息民王疇爲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舉職不宜黜九月五日開通英閣至重陽節當罷公著言 陛下始初清明而親經術講治道願不惜頃刻之間以御經筵從之二年同判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郊祀攝太僕參 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因言 仁宗親祀去黃茵不入小次 上皆循用之詔廷臣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 真宗以 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及詔下稱親公著言於 仁宗有兩考之嫌又班僕王諱公著曰此群臣於 上前不當耳不宜與 祖宗七廟諱同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坐論濮王事貶公著曰陛下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天下爭之不可因累章乞補外 上曰學士 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後懇請家居者百餘日 上遣內侍楊安道敦請且戒云呂公著勁直宜徐勸諭之語無太迫也起就職數日復請去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史中丞司馬光罷學士公著封還制書言光

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矣 陛下雖有治
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於是內出光誥付閣門又言誥不由
封駁而出則是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 上手批其
奏俟邇英當諭 朕意後數日講退獨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講左
右非爲其言事也公著請不已會奉使契丹使還解銀臺司熙寧
元年修 英宗實錄轉禮部侍郎知開封府自夏秋淫雨地震公
著言自昔人君遇災異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詘以致禍 上以
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能相與以誠而變異不消者
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
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
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
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正事而世不治者惟
陛下勉行之而勉修之數月請罷復還翰林兼侍讀學士禮官議
欲用唐故事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
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 憲宗以下罷之况尊號非古典
不係人主重經於是能議尊號不受近日有請更非領都者兼任
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流而資格愈峻則簡拔愈難審其才可
用且不次用之試而無效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
文武官致仕非素有罪戾者宜給俸以示始終多用其言二月拜
御史中丞時兄公弼方爲樞密使特聽不避固辭亦不許王安石
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助斂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
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有未濟之以威勝之以辨
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舉爲非而議者一切以流
俗浮論詆黜之豈有昔者賢而今皆不肖乎會韓琦論青苗不便
罷河北安撫使公著坐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舉晉
陽之甲除君側之惡 陛下何以待之罷爲翰林學士知潁州宋
敏求草公著詞云勅陳失實援據非宜 上令陳升之易乃曰厚
誣藩鎮興除惡之名深駭子聞乖事理之實其後公著爲相提舉
修實錄嘗辨其不然云五年復實文閣學士召還經筵辭疾提舉
嵩山崇福宮八年彗三星見詔求直言公著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

日已又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敢治之
實者此任事之目負 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
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
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當矣古之為
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
而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與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
之前也 陛下獨不察乎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元
豐元年除翰林學士承旨懇辭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西院一日
邇英進讀罷 上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著曰堯
舜知此道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常以知
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 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
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能屈己從諫耳 上善其言頃
之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請復肉刑者詔執政議公著曰後世禮
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歸貴德賤之譏或欲取天府死
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三年
官制行改正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四年復同知樞密院乞補外
上賜手札曰顧在廷之臣可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
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幽其主秉常 上將大舉兵討之
公著曰問師之罪當得人為帥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河東陝
西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為上言其狀五年辭樞密適以
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定州是年九月永樂城陷奏至 上特
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疾弊如此獨呂公著為 朕言之他人
未嘗及也在定州坐違制使禁卒以送囚徒降秩徙知揚州又之
除資政殿大學士復降官 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年皇子出
就學當以呂公著為師傅 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召兼侍
讀提舉中太一宮未至 太皇太后遣使迎問其所欲言公著奏
曰先帝即位之初臣與學士命草詔以寬民力為先既而秉政者
建議變舊法以侵民為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壞新法斥去之故
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陛下既深燭其弊誠得中正之
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為之且不難矣至則建言曰人

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乃條上十事曰畏
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歛曰省刑曰去奢
曰无逸又言 先帝定官制設諫員之目其備宜選忠純敢言士
編置諸左右使職諫諍從之拜尚書左丞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
書獨爲取言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輔日也
正如同舟共輿以濟江陸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諸事平三省者
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遷門下侍郎拜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提舉修 神宗實錄先是執政五日或三日
一聚都堂事多長官專決同列不預可否至公著秉政如日聚都
堂遂爲故事司馬光薨公著獨揆揆務所除吏皆一時之選而端
良質厚之士居多焉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士無自得之學而
朝廷文辭之官漸難其選 神宗以荅高麗書不稱旨嘗以爲言
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請於經義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
以盡多士之能又戒有司無以老莊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
釋氏書爲說參用古今諸儒之學無專用王氏又復賢良方正科
以致異能之士邊穀舊法儲三年而不足公著請增爲五年大出
糴本錢以助之邊用益給吐蕃大酋領鬼章清宜結者董檀之別
將也性凶悍爲洮河之患者二十年間朝廷罷兵戒隴右戍又知
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邊公著建議遣重臣監承游師雄
諭旨諸將以便宜出師不逾月熙河將种誼生擒鬼章致闕下夏
人因遣使修朝貢之職元祐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自 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士豔
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三省樞密院條
例所當闕者自曰軍馬事焉一月三至經筵間日一入朝非朝日
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時蓋異禮也四年以寢疾告不能朝薨年
七十二輟視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贈太師申
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苟使於國不以私利害
動其心與人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
物爲意者必問其所聞相參覈以待 上求 神宗嘗謂執政曰
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上前議政事盡誠

去節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之初入館與王安石善後安石秉政公嘗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已已而公嘗論其過不爲少屈也紹聖元年用諫官翟思張商英周秩章疏削公著謚毀所賜神道碑四年二月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參軍盡奪遺表等恩數元符三年徽宗皇子生詔公著可復太子太保於是盡給還遺表等恩數追取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告毀抹議者謂節副告亦當毀而用事者不以爲然故止追告崇寧元年五月有司言復官太優詔降授左光祿大夫自是蔡京擅朝指公著爲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三年六月刻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盡除黨禁有詔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今上紹興元年追復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子希哲曰希績希絕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一

穎濱遺老傳上

文定公蘇

轍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
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山陰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
先生而嘆曰子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
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
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忘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
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
褐二十三舉直言 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
因所問極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
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曰伏讀制策 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
臣愚不敏竊意 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
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
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三十年矣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
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
節易矣臣竦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
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
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
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
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困窮生民愁苦
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
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
戎之奉 陛下又自為一併以耗其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
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
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 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
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
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攷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六相韓魏

公晒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受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末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心帛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海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御材俟叔獻陳知儉王廣兼王子韶程顥盧秉主汝君異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必訟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明以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口件而使往察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以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郵諸路事無所拍行者及台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去年教看詳寬郵等事如范堯夫輩所

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特遣之者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後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突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

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維樞密

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一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滿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崇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禁盜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今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熒和陰陽

陶台民物巨竊感矣竊惟 朝廷之意將以躡貌大臣待其愧耻
自去以全國躡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
以謝天下謹按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
有覩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
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
去者蓋以為是皆 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己
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 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巨竊不忍千
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 先帝獨被惡名此
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 陛下何不
其罪名上以為 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
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 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
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
其罪而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伏乞出此章宣示確等使自
其過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
後歸咎 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謫事介甫倡行虐政
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
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其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
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避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
其為人不達吏事知崔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
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
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
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
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
若不窮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
有積年實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崔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
司審議差役赴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
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
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
誦讀詳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
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

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
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眾皆以為使而君
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
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
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
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
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
冬至圜立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立別行他禮
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立禮樂神
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
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
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多有援
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
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
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
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
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以人情所安天意必
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
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
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
然轍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立有南北禮樂
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
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
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
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
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
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
公共申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
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
夏國雖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

遣使入界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棄守未決輒言曰
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
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 朝廷得以爲重 朝廷深覺其意忍
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
復爲恩不予則邊邊界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
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
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
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
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
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
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
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
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
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

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
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
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
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
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
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喻
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
害况今日之事 主上妙年 母后慈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
交之日誰使效命若有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
惟乞 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
之議皆不得共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塞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
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
元豐中河決大吳 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
順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
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

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又必於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殿閣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欵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道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青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並禁軍關額差出衣糧清下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畫例皆封樁夫關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在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能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躰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曹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工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言害骨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存管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

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

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津渡無船然後湏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蝕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工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例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

故頌明詔有司罷外水監永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不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之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此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為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訐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竣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竣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小吏數人與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拾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九近下吏銘所歷者即為撥出十一名於他司閑慢司分凡奏上行下皆微仲銘入要地者即自持此榜入省曹之類是也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父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余杭 朝廷即命轍

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
主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
全集然亦能誦服伏乞賦等虜中頗相愛敬者

新刊文忠公碑傳疏證之集卷十一 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二

穎濱遺老傳下

文定公蘇

轍 自撰

還以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
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
舊黨分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
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後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
怨謂之調亭 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
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 聖意
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虧不盡退伏思念
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
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
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
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
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
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道節故一陽在
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
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
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
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
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
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
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
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所劄劄子亦以謂小
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廢務各隨所長無所
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實之於
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閉
之以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

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 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 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 先朝用事之臣民日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踏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訾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踈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嚴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以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 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奏入 宣仁后命宰執於廉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言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一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

自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乂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
斯人誰則不服目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隨時弛張
改革斃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
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 二聖不移此意
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
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乂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然目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
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令其鄙則實嬰灌夫睥睨
官禁諸葛亮治蜀行法憲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
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 臣竊見方今天
下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
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斃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
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
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道之使
東移下就高治五行之理及 陛下遣官案視知不可為猶或固
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
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覩爭已先
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若遂養成邊釁陝豈復安居
如此二事則目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
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崔僑
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
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頌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
復舊崔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
崔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
時差足崔法雖在誰肯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為臣言
宜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
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崔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
役錢上戶以家產高確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
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崔

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在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鄉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頓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且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且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

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遂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輟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勗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輟謂諸公且侯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 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輟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輟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温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且恐自此開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知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輟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

此若遂不言實恐 陛下怪目前後異同 上曰然乃退六年春
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曰切與兄軾同受業元日薄祐早孤九日
之官學皆兄所成就今日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以召還本除吏
部尚書復以日故改翰林承旨日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
政事皆出日上日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日新命得與
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
為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
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為
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 宣仁后覺之莘老既
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
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
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
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
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
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

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竟
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稱誼等又
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
忠及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
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 宣仁后深以為是而大日主之轍
面奏此輩皆大日親舊不忍壞其責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

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喻至深至切然非大日意至
今不了人君與人日事躰不同人日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
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日今言此
蓋欲 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日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
漸制之及其大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決太甚范純仁阿私太
甚比日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日之意蓋欲保全大日
非欲害之也 宣仁后極以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
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申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
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棄利而往不須復守

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州所賜城寨通綏州塞門義合石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龜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柰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旨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目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棄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自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目欲詰責帥目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右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目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目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目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入足以為成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右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

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而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决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胷中矣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為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廡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竣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堤坊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

河北監司不如此言柰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為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隄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坊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劄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堤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暫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為二不得不緩故

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
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
知河水不自北 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它人乎轍又奏
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
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
疑若行險激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
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天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
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后復笑曰若今結罪必謂執政脅
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暫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
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
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
亦可八月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
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諭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
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
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
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旨揮除兩河門
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婦
緡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婦緡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
監視不得過所乞緡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
十步自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焉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
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孽書皆回河意耳臣昨已
令中書工房間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閣幾
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
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
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
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與太
草草 石嗟嘆久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
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
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
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

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右是非終不能決會 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月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 上以為然既行 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 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發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 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 上意邦直尤力舊法 母右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月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 上始親政皇太妃悶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 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 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 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躬為便明日奏之 上曰月費歲內中批出奏薦 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 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擬策題即為邪說以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

元豐故事之意且備位執政不言然自竊料 陛下本無此
心其必有人妄意 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
危故勸 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
且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且竊觀 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
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且
請為 陛下拍陳其畧 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
裁損宗室以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
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情愴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
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 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
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
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塩鐵推酤均輸之政民不
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
察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
以寬愷弟之政後世和焉及我本朝 真宗皇帝右文假革號稱
太平群且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 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
且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 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
躓之 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且過計創濮廟之議 朝廷為
之洶洶者數年及 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
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 仁宗 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
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
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直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
且不勝區區頌 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
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 先帝為詞則大事
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 上不說李鄧從而媒孽之乃
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
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
安置未暮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後
移循州 今上即位大且猶不悅徙居永州 皇子生復徙岳州

已乃復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
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錫雷循七年居許六年
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
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鎮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
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
眉山之東昔嘗約附於其東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
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箴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
忘之也乃作頌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
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游聽
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而貴處貧賤二十
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
除六至於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由外而笑曰此豈實
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